



梁書卷四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宛陵女子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紆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

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
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
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
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
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
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
復蘇隆冬不著氈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

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挈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辟爲主簿崇僚從惔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

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
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
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
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朞之始雖卽情可矜
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
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
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
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
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

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
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
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
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
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
眦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
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
侍匠雖卽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
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
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竝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
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
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
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
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
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
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
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

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尙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
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
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
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
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
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乃搥登聞鼓
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玢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
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纒備列官司厲色問
玃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
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
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玃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玃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玃對
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玃但囚父
挂深効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瞋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玃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玃弗聽曰
玃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玃曰異哉
王尹何量玃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玃有覲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

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
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玠以爲孝行
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玠以父陷罪因成悸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
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
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
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

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
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
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
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

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
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
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
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
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
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
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
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

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肩受業一暮竝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

在日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
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
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
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
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
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虛脚
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頴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
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
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